

第六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心得

韓戎 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博士生

2008年8月8日，我在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理综楼的走廊中，依稀听到值班室的电视中播放着北京奥运开幕式的声音。普天同庆的盛典，与我当时黯淡的心情构成了鲜明对比。盖因当时我已经放弃工作，选择留在校园中准备第二次研究生考试。路漫漫而修远，虽艰难上下求索却仍茫然不知前途所在。当时没有想到的是，8年之后的8月8日，我终于获得博士学位，作为一名新晋大学青年教师，回到母校参加学术活动。八年时间如白驹过隙，重新看到母校的一草一木，可谓感慨依旧。

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，或许是大中华地区规格最高、最具学术含金量的高水平研习营。作为正式学员参加这场学术活动，可谓荣幸。我想，这个研习营吸引我的，可能不仅仅是师资。我们身在大学，有很多机会聆听名师们的教诲（黄进兴院士就曾在我们学校开过课）。最吸引我的是研习营的形式，以往也参加过各种学术会议，但主要局限于论文的交流。然而，纸上得来终觉浅。既提倡读万卷书，也提倡行万里路，这是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最大的不同之处。

作为一个近代史研究者，与这个研习营的主题实际交集甚少。除了对刘家峰老师讲授的齐鲁大学等问题略有涉猎外，对其余问题基本都是外行。不过，此种形式也足以给我以启发。治近代史者，尤其是研究近代思想文化史、教育者，可以利用的史料浩如烟海，是否有必要进行田野考察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其作用应该不只是获得第一手的口述历史材料，还可能是回到历史现场，获得第一手的感官认知，从而培养我们的历史感，修正我们的认知。更让我有启发的是，原来近代史研究也应该注意碑刻文献。比如，在山陕会馆中，便发现一通当年侵略山东日军立的纪念碑，主要是谴责国共两党，为所谓的“大东亚战争”正名。此类话语，在近代史的文献中并不特殊。然而，如果研究抗战时期山东地区的抗日活动，深入挖掘碑文背后的历史，或许也会有出人意料的发现。

当然，也正由于的近代史背景，很多讨论中我是缺席的，更多处于一个旁观者的位置。在旁听各种讨论的过程中，我体会到了国内与国外博士阶段训练的差距。无论在阅读文献方面，还是在理解力上，国外顶尖高校的博士都更胜一筹。同样是陌生的领域，很多聪敏者亦可以迅速介入，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。还有许多学员，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与集体参与的能力，这些都是值得我学习的。

活动全程十余天，受到主办方最好的招待，无论在待遇还是规格上，都是无可挑剔的。可以说，主办方在安排上事无巨细，最大程度为学员周到考虑。如果说有美中不足，那就是日程过于紧密。每天白天的讲座加之晚上的高强度讨论，颇有疲劳战术的感觉。虽然很多精力充沛的学员可能可以适应此种模式，但我个人而言仍嫌强度太大。另外一个问题便是，在课程与田野调查方面，还有必要进一步紧密结合。孔庙、青州造像等课程，有曲阜与山东博物馆与之相互印证，收到很好的效果。然而，如全真教、齐鲁大学、明清小说、宗教叛乱等，还不能落实到田野调查上，使得课后对这些问题仍缺乏第一手的观感。

一些不成熟的心得，交作业的前夜仓促写就，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。